

禮記正義卷第十七

禮記正義卷第十七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

將出宜乎社造乎禰

帝謂五德之帝所祭於南郊者類宜造皆祭名其禮云

疏

正義曰此一經論天子巡守之禮也將出謂初出時也知此是巡守者以下別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

故知此是巡守也類乎上帝者謂祭告天也宜乎社者此巡行方事誅殺封割應載社主也云宜者令誅伐得宜亦隨其宜而告也社主於地又為陰而誅殺亦陰故於社也故書云弗用命戮于社是也造乎禰者造至也謂至父



祖之廟也然此出歷至七廟知者前歸假既云祖禰明出亦告祖禰也今唯云禰者白虎通云獨見禰何辭從卑不敢留尊者之命至禰不嫌不至祖也皇氏申之云行必有主無則主命載于齊車書云用命賞于祖是也今出辭別先從卑起最後至祖仍取遷主則行也若前至祖後至禰是留尊者之命為不敬也故曲禮曰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亦其類也若還則先祖後禰如前所言也所以然者先應反行主祖廟故也然出告天地及廟還唯告廟不告天地者白虎通云還不復告天者天道無外內故不復告也諸侯將出者謂朝王及自相朝盟會征伐之事也宜乎社者不得告天故從社始也亦載社主也造乎禰者亦告祖及載主也唯言出告則歸亦告也曾子問曰出反必親告于祖禰是也天子用特牲諸侯卑則否也曾子問注云皆奠幣以告之是也

注帝謂至禮云正義曰證天子類帝是祭五德帝也鄭注月令祈穀於上帝為大微之帝注此上帝為五德五德似如大皞五人之帝二文不

同庚蔚云謂大微五帝應於五行五行各有德故謂五德之帝木神仁金神義火神禮水神知土神信是五德也云所祭於南郊者案五德之帝應祭四郊此獨云祭於南郊者謂王者將行各祭所出之帝於南郊猶周人祭靈威仰於南郊是五帝之中一帝故上摠云帝謂五德之帝此據特祭所出之帝故云祭於南郊云類宜造皆祭名者案小宗伯云凡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為位鄭注云禱祈禮輕類者依其正禮而為之是類為祭名也案爾雅釋天云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孫炎注云求便宜也是宜為祭名也案大祝六祈一曰類二曰造是造為祭名也但天道懸遠以事類告之社主殺戮故求其便宜廟為親近故以奉至言之各隨義立名也

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

事謂征伐

考禮正刑

一德以尊于天子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

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

將謂執以致命

以節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

圭瓚然後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

得其器乃敢為其事圭瓚鬯爵也鬯秬酒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諸侯朝天子天子賜之事各隨文解之

注事謂征伐

正義曰知事非喪故而為征伐者若王室有喪則朝赴不廢故傳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此

朝謂常朝雖四時而來朝朝是摠名也若時會之禮有征伐之事則與此常朝別也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

者考禮謂諸侯相與朝王之時考校禮儀正定刑法專一道德以尊崇天子不言樂者禮中兼之禮刑是施用於人故先言之道德是己之所行故後言之

正義曰

凡與人之物置其所與大者於地執其小者以

致命於人將行也謂執以行命云祝鼗皆所以節樂者案

漢禮器制度祝狀如漆筓中有椎將作樂先擊之鼗如小鼓長柄旁有耳搖之使自擊祝之節樂節一曲之始其事

寬故以將諸侯之命鼗所以節一唱之終其事狹故以將

伯子男之命 諸侯至天子 賜弓矢者謂八命作牧者

若不作牧則不得賜弓矢故宗伯云八命作牧注云謂侯

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此謂征伐當州之內若九命

為二伯則得專征一方五侯九伯也若七命以下不得弓

矢賜者尚書大傳云以兵屬於得專征伐者此弓矢則尚

書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於周禮則當唐弓大弓合七而成規者故司弓矢云唐弓大弓以授使者勞者注云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者賜鈇鉞者謂上公九命得賜鈇鉞然後鄰國臣弑君子弑父者得專討之晉文侯雖受弓矢不受鈇鉞崔氏云以不得鈇鉞不得專殺故執衛侯歸之於京師 賜圭瓚者亦謂上公九命者若未賜圭瓚者則用璋瓚故周禮小宗伯注云天子圭瓚諸侯

璋瓚既不得鬯則用薰故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圭瓚之制案玉人職大璋中璋之下云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鄭注云鼻勺流也凡流皆為龍口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又典瑞注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又明堂位注云以大圭為柄玉人注又云有流前注此是圭瓚之形也鬯者釀秬黍為酒和以鬱金之草謂之鬱鬯不以鬱和直謂之鬯此鬯者謂鬯也此弓矢鉞鉞圭瓚等八命九命而加九賜也晉文侯雖以州牧之禮命之所賜者皆九賜之物但無鉞鉞之賜其前文賜樂者非九賜之樂故伯子男亦得受之魯無弓矢之賜陳恒執君孔子請討之者春秋之時見鄰國篡逆亦得專征伐若鄰國無罪而輒征之則不可故哀公八年魯伐邾吳子討之是也

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

之左大學在郊

學所以學士之官尚書傳曰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

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郊此小學大學之制 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類宮

尊卑學異名辟明也廱和也所以明和天下類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立學及學名之事各依文解之 尚書至之制 正義

曰所引書傳者伏生多士傳文假令百里之國國城居中面有五十里二十里置郊郊外仍有三十里七十里之國國城居中面有三十五里九里置郊郊外仍有二十六里五十里之國國城居中面有二十五里三里置郊郊外仍有二十二里此皆以四里為差此經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六學在郊既是殷制故引書傳郊之所在以明之若周制則司馬法云百里郊天子畿內方千里百里為郊則諸侯之郊皆計竟大小故聘禮注云遠郊上公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也近郊各半之鄭必知近郊半遠郊者案書序云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注云東郊周之近郊也蓋五十里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以天子近郊半遠郊則知

諸侯近郊皆半遠郊也以經文承上諸侯之下故直云天
子命之教不云命諸侯從可知云此小學大學之制者
以下文云般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則左學小
右學大此經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故知般制也周則大
學在國小學在西郊下文具也
註辟明至教也 正義
曰釋詁云辟君也君則尊明靡和也釋訓文云所以明和
天下者謂於此學中習學道藝欲使天下之人悉皆明達
諧和故云明和天下云類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者類
是分判之義故為班於此學中施化使人觀之故云所以
班政教也案詩注云築土離水之外圍如壁注又云類之言
半以南通水北無也二注不同者此注解其義詩注解其
形於此必解其義者以上云天子命之教是政教治理之
事故以義解之詩云王在靈沼於初魚躍又云思樂
泮水薄采其芹皆論水之形狀故詩注以形言之
天子
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

之地

禡師祭也為兵
禱其禮亦云

受命於祖

告祖也

受成於學

定兵謀也

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

釋菜

奠幣禮先師也訊馘所生獲斷耳者詩
曰執訊獲醜又曰在類獻馘馘或為國
疏正義曰此一
征所祭之事各依文解之
註禡師祭也為兵禱 正義
曰案釋天云是類是禡師祭也故知禡為師祭也謂之禡
者案肆師注云貉讀如十百之百為師祭造軍法者禱氣
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蚩或曰黃帝鄭既云造軍法者
則是不祭地熊氏以禡為祭地非師祭皆稱類爾雅類既
為師祭所以上文云天子將出巡守類乎上帝及舜之攝
位亦類乎上帝並非師祭皆稱類者但爾雅所釋多為釋
詩以皇矣云是類是禡止釋皇矣類禡為師祭不謂餘文
類皆為師祭但類者以事類告天若以攝位事類告天亦
謂之為類若以巡守事類告天亦謂之為類故異義夏侯

歐陽說以類祭天者以事類祭之古尚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許慎謹案周禮郊天無言類者知類非常祭從古尚書說鄭氏無駁與許同也然今尚書及古尚書二說其文雖異其意同也以事類告祭則是非常故孔注尚書亦云以攝位事類告天鄭又以類雖非常祭亦比類正禮而為之故小宗伯注云類者依其正禮而為之是也 受命至誠告 受命於祖謂出時告祖是不敢自尊有所稟承故言受命祖禰皆告以祖為尊故特言祖此受命於祖則前文造乎禰也但前文據告行故云造乎禰此據以征伐之事故云受命於祖所以重起其文也然則受命於祖在造乎禰之前但前文類帝宜社禡於所征之地摠說出行之時然後卻本初時受命於祖受成於學之事所以文倒也 受成於學者謂在學謀論兵事好惡可否其謀成定受此成定之謀在於學裏故云受成於學 出征執有罪者謂出師征伐執此有罪之人還反而歸釋菜奠幣在於學以可言問之訊截左耳之馘告先聖先師也 釋菜至

獻馘 正義曰案大胥職云春入學舍采合舞文王世子亦云釋菜鄭注云釋菜禮輕也則釋菜唯釋蘋藻而已無牲牢無幣帛文王世子又云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注云禮樂之器成則鬯之又用幣告先聖先師以器成此則徒用幣而無菜亦無牲牢也文王世子又云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是釋奠有牲牢又有幣帛無用菜之文熊氏以此為釋菜奠幣者謂釋奠之禮以獻俘馘故云釋菜奠幣言釋奠之時既有牲牢菜幣兩有今案注云釋菜解經中釋字奠幣解經中奠字又云禮先師不云祭先師則似訊馘告之時但有菜幣而已未必為釋奠有牲牢也於事有疑未知孰是故備存焉然則釋菜奠幣皆告先聖先師此直云先師之不具耳云訊馘所生獲斷耳者以生獲解訊以斷耳解訊案釋言云訊言也故詩注云執其可言問者釋詁云馘獲也訊是生者馘是死而截耳者云詩曰執訊獲醜者詩小雅出車篇文也云又曰在類獻馘者魯頌泮水篇文也案周禮宗伯師還馘禮

於祖司馬職云愷樂獻于社此記不云祖及社天子諸

者文不具周禮不云獻愷於學者亦文不具

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

為充君之庖三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周禮春曰夏

為祭祀豆實也庖今之厨也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

曰暴天物不敬者簡祭天子不合圍諸侯不

掩羣為盡物也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

小綏綏當為綏綏有虞氏之旌旗也下謂弊之大夫殺則止佐車佐

車止則百姓田獵佐車驅逆之車獺祭魚然後虞

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

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虫未

蟄不以火田取物必順時候也梁絕水取魚者罝小

網也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不

藏重傷未成物死不

覆巢覆敗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以下田獵之事

征伐出行喪凶之事則一歲三時田獵獵在田中又為田

除害故稱田也一為乾豆者謂乾之以為豆實豆實非

脯而云乾者謂作醢及鬻先乾其肉故云乾豆是上殺者

也二為賓客中殺者也三為充君之庖下殺者也故

穀梁相四年范甯云上殺中心死速乾之以為豆實次殺射解體死差遲故為賓客下殺中腸汚泡死最遲故充庖

厨又車攻毛傳云自左臆而射之達於右臆為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臆達於右臆為下殺是亦有三等之殺先宗廟次賓客者尊神敬賓之義 三田至曰狩 正義曰夏不田蓋夏時也者以夏是生養之時夏禹以仁讓得天下又觸其夏名故夏不田鄭之此注取春秋緯運斗樞之文故以為夏不田若何休稍異於此案穀梁傳相四年公狩于郎傳曰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何休云運斗樞曰夏不田穀梁有夏田於義為短鄭玄釋之云四時皆田夏殷之禮詩云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於世若其所欲改其陰書於緯藏之以傳後王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云讖緯見讀而傳為三時田作傳有先後雖異不足以斷穀梁也如鄭此言三時之田不敢顯露陰書於緯四時之田顯然在春秋之經穀梁為傳之時去孔子既近不見所藏之緯唯觀春秋見經故以為四時田也公羊當六國之時去孔子既遠緯書見行於世公羊

既見緯文故以為三時田又鄭釋廢疾云歲三田謂以三章為田即上一曰乾豆之等是深塞何休之言當以此注為正云周禮春曰蒐以下周禮太司馬職文彼注云夏田為苗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者秋曰為獮獮殺也中殺者多也冬曰為狩言守取之無強擇也鄭不釋蒐者蒐擇也亦謂擇取不孕者以義可知故不解也然春秋四時田獵皆曰蒐者以春蒐之禮行之故也 田不以禮曰暴天物者 若田獵不以其禮殺傷遇多是暴害天之所生之物以禮田者則下文天子不合圍以下至不覆巢皆是也 天子不合圍者天子四時田獵皆得圍但圍而不合若諸侯唯春田不得圍其夏秋冬皆得圍圍亦不合故下曲禮云國君春田不圍澤 諸侯不掩羣者是畿內諸侯為天子大夫故下曲禮云大夫不掩羣此皆是熊氏之說若皇氏以此為夏殷禮下曲禮為周禮義或然也 注 綏當至弊之 正義曰綏字是系旁妥是登車之索綏字是系旁委是旌旗之名經作綏字故云綏當為綏云有

虞氏之旌旗也者案明堂位云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鄭注云有虞氏當言綏旌旗無旒者周謂之大麾於周則春夏田用綏故鄭荅趙商云春夏用大麾秋冬用大常云下謂弊之者謂弊什於地也若初殺時則抗之已殺獵止之時則弊之故詩傳云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此抗綏以表天子諸侯之獲周禮大司馬以旗致民注云以旗者立旗期民於其下也山虞云植虞旗澤虞云植虞旌謂田獵罷致禽旌旗也並與此綏不同也 大夫至田獵大夫殺則止佐車則天子諸侯殺未止佐車也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以此推之則天子殺然後諸侯殺諸侯殺然後大夫殺故詩傳云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是也此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謂冬獵之時然則大綏小綏者是夏殷之法秋冬皆用綏異於周也 佐車驅逆之車 正義曰案大司馬云乃設驅逆之車注云驅驅出禽獸使趨田者也逆逆要不得令走凡四時田獵欲止之時各不同也案大司馬春火弊謂春時田獵殺

獲禽獸將畢摠放火焚萊而後止春用火者鄭注因焚萊除陳草皆殺而火止大司馬又云夏車弊注云車弊驅獸之車止也謂獵人殺禽既畢布列車乘摠驅禽獸而後止息鄭云夏田主用車示所取物希皆殺而車止鄭即引王制云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是殺禽既畢佐車休止但夏時佐車止百姓未得田獵鄭云百姓田獵者因引王制之成文大司馬又云秋羅弊注云秋田主用罔中殺者多也皆殺而罔止大司馬又云冬徒弊注云冬田主用眾物多眾得取也 獮祭至火田 案月令正月獮祭魚孝經緯云獸蟄伏獮祭魚則十月中也是獮一歲再祭魚此下文鳩化為鷹草木零落文相連接則獮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謂十月時案魯語李革云鳥獸孕水蟲成於是乎禁置罟羅網又云獸長麋天鳥翼穀郊注云謂季春時然則正月雖獮祭魚虞人不得入澤梁 射祭獸然後田獵者案月令九月射乃祭獸夏小正十月射祭獸則是九月末十月之初射祭獸之後百姓可以田獵 鳩化

為鷹然後設罝羅者謂八月時但鳩化為鷹有漸故月令季夏
云鷹乃學習孟秋云鷹乃祭鳥其鳩化為鷹則八月時也
以月令二月時鷹化為鳩則八月鳩化為鷹也故周禮司
裘云中秋獻良裘鄭司農注云中秋鳩化為鷹是也設罝
羅者案說文云罝捕鳥網也又爾雅云鳥罝謂之羅罝羅
摠是捕鳥之網 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者謂十月時案
月令季秋草木黃落其零落芟折則在十月也故毛詩傳
云草木不折不操斧斤不入山林此謂官民摠取材木若
依時取者則山虞云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不在零落
之時 昆蟲未蟄不以火田者謂未十月之時十月則得火
田故羅氏云蜡則作羅襦注云今俗放火張羅從十月以
後至仲春皆得火田故司馬職云春火弊是也若陶鑄之
火則季春出火季秋內火案司燿云季春出火季秋內火
知是陶鑄之火者案春秋昭六年左傳云三月鄭人鑄刑
鼎士文伯曰火未出而作火鄭其有災乎刑鼎則陶鑄也
昆明也 正義曰案說文曰昆同也今云明者以字

從日故為明 不麇至秋 天 不麇不卵據春時特甚不秋
天之等亦然故國語云獸長麇天鳥翼穀卵是春尤甚此
注云重傷未成物則四時皆然也國語既云 豕宰制國
獸長麇天天與麇相連故鄭云少長曰天

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 制國用如

今度支經 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 小國大國豐凶
用杪末也 之年各以歲之

收入制其用多少多 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
不過禮少有所殺

以為出 通三十年之率當有九 祭用數之仞 筭今
年之蓄出謂所當給為

歲經用之數 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
用其什一

緋而行事 不敢以卑廢尊越 喪用三年之仞 喪大事
猶躡也緋輔車索 用三歲

之什 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暴猶耗也 浩猶饒也祭

豐年不奢凶年不儉常用數 之仿國無九年之蓄

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

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

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

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菜色食菜 之色民無

食菜之飢色天子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冢宰制國用及年

乃日舉樂以食疏之豐耗并喪祭及所蓄積之法各隨

文解之 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者 用謂制國之用凡

制國用多少必計地小大又視年之豐耗若地大年豐則

殺 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者言欲制國用

之時先以三十年通融之法留九年蓄外計見在之物以

制國用假令一年有四萬斛以一萬斛擬三十年通融積

聚為九年之蓄以見在三萬斛制國之來歲一年之用量

其今年入之多少以為來年出用之數注通三至給為

正義曰通三十年之率者每年之率入物分為四分一

分擬為儲積三分為當年所用二年又留一分三年又留

一分是三年摠得三分為一年之蓄三十年之率當有十

年之蓄此云當有九年之蓄者崔氏云三十年之間大略

名故考工記云石有時以泐考工記又云以其圍之防捐其藪彼注防謂三分之一此云什一者以民稅一歲之十一則國祭所用亦什一也此謂當年經用之內用其什一非是通計擬三年儲積之蓄也故鄭云一歲經用之數注不敢至車索正義曰私喪者是其卑天地社稷是其所今雖遭私喪既殯已後若有天地社稷之祭即行之故云不敢以卑廢尊也越是踐躡之義故云越猶躡也但未葬之前屬紼於輜以備火災今既祭天地社稷須越躡此紼而往祭所故云越紼云紼輜車索者以停住之時指其繩體則謂之紼若在塗人挽而行之則謂之引故鄭注雜記云廟中曰紼在塗曰引天地社稷故有越紼之禮六宗及山川之等卑於天地社稷待喪終乃祭故鄭志荅田瓊云天地郊社至尊不可廢故越紼祭之六宗山川之神則否其宮中五祀在喪內則亦祭之故曾子問云君薨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之自啓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既葬而祭之但祭時須人既少衆官不皆使盡去不須越紼

故鄭荅田瓊云五祀宮中之神喪時朝夕出入所祭不爲越紼也天地社稷之祭豫卜時日今忽有喪故既殯越紼行事若遭喪之後當天地郊社常祭之日其啓殯至於反哭則避此郊社祭日而爲之案禮卒哭而紼練而禘於廟此等爲新死者而爲之則非常祭也其常祭法必待三年喪畢也其春秋之時未至三年而爲吉祭者皆非禮也若杜預之意以爲既紼以後宗廟得四時常祭三年大禘乃同於吉故僖公三十三年凡君薨卒哭而紼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杜注云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三年禮畢又大禘乃皆同於吉如杜之意與三年不祭違者案釋例云禮記後儒所作不正與春秋同是杜不盡用禮記也注暴猶至饒也正義曰暴是殘暴物被殘暴則虛耗故云暴猶耗也浩浩是多大之義故堯典云浩浩滔天故云浩猶饒也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者凶旱謂凶荒遭旱也水溢謂水之汎溢凡水旱之歲歷運有常案律曆志云十九歲爲一章四章爲一部二十

部為一統三統為一元則一元有四千五百六十歲初入元一百六歲有陽九謂早九年次三百七十四歲陰九謂水九年以一百六歲并三百七十四歲為四百八十歲注云六乘八之數次四百八十歲有陽九謂早九年次七百二十歲陰七謂水七年次七百二十歲陽七謂早七年又注云七百二十者九乘八之數次六百歲陰五謂水五年次六百歲陽五謂早五年注云六百歲者以八乘八八六十四又以七乘八七八五十六相并為一千二百歲於易七八不變氣不通故合而數之各得六百歲次四百八十歲陰三次四百八十歲陽三從入元至陽三除去災歲揔有四千五百六十年其災歲兩箇陽九年一箇陰九年一箇陰陽各七年一箇陰陽各五年一箇陰陽各三年災歲揔有五十七年并前四千五百六十年通為四千六百一十七歲此一元之氣終矣如律曆之言此是陰陽水旱之大數也所以正用七八九六相乘者以水數六火數七木數八金數九故以此交互相乘也以七八九六陰陽之

自然故有九年七年五年三年之災須三年六年九年之蓄也然災歲有陽七陰七陽五陰五此記直云三年六年九年之蓄不云七五者此各以其三相因故不言七五也舉六年則七年五年之蓄可知若貯積滿九年之後則腐壞當隨時給用也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

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

三月而葬

尊者舒卑者速春秋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

位至士踰月外姻至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

下通庶人於父母同天子諸侯降期

庶人縣封葬不為雨止不封不樹喪不貳

事

縣封當為縣窆縣窆者至卑不得引紼下棺雖雨猶葬以其禮儀少封謂聚土為墳不封之不樹之又為

至卑無飾也周禮曰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則士以上乃皆封樹或之言二也庶人終喪無二事不使從政也喪大記曰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纆帶金革之事無辟也

自天子達於庶

從死者謂衣衾棺槨

從生者謂奠祭之牲器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天子以下殯葬日月不同及衣衾牲器之數各依文解之

注尊者至姻至 正義曰天子諸侯位既尊重送終禮物其數既多身在於喪許其申遂故日月緩也大夫及士禮數既卑送終之物其數簡少又職唯促遽義許奪情故日月促也必至三日者異其更生三日不生亦不生矣所引春秋傳以下隱元年左氏文同軌者杜預云言同軌以別四夷之國謂中國諸侯車同軌轍盡皆來至同盟者杜預云同在方嶽之盟同位者杜預云古者行役不踰時諸侯以下不言畢至者有來有否不必盡來故不云畢案左傳

大夫言三月士言踰月此摠云大夫士三月而葬者此記者皆以降二為差故摠云三月左傳細言其別故云大夫三月士踰月其實大夫三月者除死月為三月士三月者數死月為三月正是踰越一月故言踰月耳案膏肓休以為士但三月而葬今左氏云踰月於義左氏為短玄箴之曰禮人君之喪殯葬皆數來月來日士殯葬皆數死月死日尊卑相下之差數故大夫士俱三月其實不同士之三月及大夫之踰月也鄭箴膏肓以正禮而言故云人君殯葬數來月來日若春秋之時天子諸侯之葬皆數死月故文八年八月天王崩九年二月葬襄王又成十八年八月公薨十二月葬傳云書順也是皆數死月也故鄭又云人君殯數來日葬數往月據春秋為說其殯日之義已具在上曲禮疏其諸侯奔喪案異義公羊說天王喪赴者至諸侯哭雖有父母之喪越紼而行事葬畢乃還左氏說王喪赴者至諸侯既哭問故遂服斬衰使上卿弔上卿會葬經書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以為得禮許慎謹案易下邳

傳甘容說諸侯在千里內皆奔喪千里外不奔喪若同姓千里外猶奔喪親親也容說爲近禮鄭駁之云天子於諸侯無服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尊卑有差案魯夫人成風薨王使榮叔歸含且贈召伯來會葬傳曰禮也襄王崩叔孫得臣如周葬襄王天子於魯既含且贈又會葬爲得禮則是魯於天子一大夫會爲不得禮可知又左傳云鄭游吉云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亦不討恤所無也豈非左氏諸侯奔天子之喪及會葬之明文說左氏者云諸侯不得棄其所守奔喪自違其傳同姓雖千里外猶奔喪又與禮乖鄭之所駁從公羊之義又以左氏傳諸侯亦奔喪但說左氏者自違其傳云不奔喪又難許慎云千里外同姓猶奔喪與禮乖也此是鄭氏之意其諸侯自相奔喪禮案公羊說遣大夫弔君會其葬左氏說諸侯之喪士弔大夫會葬文襄之霸令大夫弔卿共葬事許慎謹案周禮無諸侯會葬義知不相會葬從左氏義鄭氏無駁與許同其諸侯夫人喪公羊

說卿弔君自會葬左氏說諸侯夫人喪士弔士會葬文襄之霸士弔大夫會葬叔弓如宋葬宋共姬上卿行過厚非禮許慎謹案公羊說同盟諸侯薨君會葬其夫人薨君又會葬是其不違國政而常在路公羊左氏說俱不別同姓異姓公羊言當會許以爲同姓也左氏云不當會據異姓也鄭駁之云案禮君與夫人尊同故聘禮卿聘君因聘夫人凶時會弔至於相哀愍略於相尊敬故使可降一等士弔大夫會葬禮之正也周禮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躬相聘也世相朝也無異姓同姓親疏之數云夫人喪士會葬說者致之非傳辭者鄭氏意引周禮無同姓異姓之別者破許慎云同姓則會異姓則不會鄭又云夫人喪士會葬說者致之非傳辭破異義左氏說夫人喪士弔士會葬之文也案左氏昭三年傳云君薨大夫弔夫人士弔無士會葬之文故云說者致之言士會葬實非本傳之辭也則鄭氏以爲古者君薨士弔大夫會葬文襄之霸君薨大夫弔卿會葬其夫人之喪則古及文襄之時皆士弔大夫會葬故

鄭云士弔大夫會葬禮之正 庶人至貳事 庶人之喪
賤無碑絳寔謂下棺縣繩下棺故云縣寔威儀既少日又
促遽將葬之時不為雨而止庶人既卑小不須顯異不積
土為封不標墓以樹若士以上負國恩重雖在喪中金革
無辟庶人既無爵命更無殊禮三年之內許其終喪除居
喪之外不供他事故下云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 **注**縣
封至辟也 正義曰知縣封當為縣寔者若封是封土無
縣繫之理不得與縣相連故知為寔也不直云封當為寔
而與縣相連者以經有兩封若不連縣言之恐與下封相
涉故連縣言之也云不得引絛下棺者士雖無碑猶有二
絛今庶人無絛唯以繩縣棺故云不得引絛下棺云雖雨
猶葬以其禮儀少者案異義公羊說雨不克葬謂天子諸
侯也卿大夫臣賤不能以雨止穀梁說葬既有日不為雨
止左氏說卜葬先遠日辟不懷言不汲汲葬其親雨不可
行事廢禮不行庶人不為雨止許慎謹案論語云死葬之
以禮以雨而葬是不行禮穀梁說非也從公羊左氏之說

鄭氏無駭與許同案釋廢疾云雖庶人葬為雨止公羊說
卿大夫臣賤不能以雨止此等之說則在廟未發之時庶
人及卿大夫亦得為雨止若其已發在路及葬則不為雨
止其人君在廟及在路及葬皆為雨止云封謂聚土為墳
者以對上封為寔故明之云封謂聚土為墳云周禮曰以
爵等為丘封之度者是周禮冢人文既云爵等明有爵者
乃有丘封周以士為爵故云則士以上乃皆封樹是庶人
不封樹彼注云王公曰丘諸臣曰封又引漢律曰列侯墳
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又禮記云孔子合葬
於防崇四尺鄭云蓋周之士制其樹數則無文案白虎通
云天子松諸侯柏大夫栗士槐云貳之言二也者上貳是
副貳之貳下二是二三之二喪不貳事者謂不為兩事故
讀從二三之二也引喪大記以下者證大夫士在喪有二
事也 **注**從死至牲器 正義曰盧植解云從生者謂除
服之後吉祭之時以子孫官祿祭其父祖故云從生者若
喪中之祭虞祔練祥仍從死者之爵故小記云士祔於大

夫則易牲又云其妻為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為大夫而
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又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
成事祔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牲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
是喪中之祭仍從死者之禮而鄭云謂奠祭之牲器云奠
則是喪中之祭得從生者之爵與小記雜記違者小記雜
記據死者子孫身無官爵生者又無可祭享故喪中之祭
皆用死者之禮若其生者有爵則祭從生者之法喪祭尚
爾喪後吉祭可知奠謂葬前祭謂葬後包喪終吉祭也鄭
必知祭兼喪祭與盧植別者以此云祭從生者喪從死者
相對又中庸云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又云
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祭又與葬相對皆祭
與喪葬連文是一時之事故祭中兼為喪奠也或云在喪
中祭尚從死者爵至吉祭乃用生者祿耳故天子七廟
知盧解鄭言奠者自吉祭之奠及非時祭耳

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

此周制七者大祖及文王武王之祧

與親廟四大祖后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
二穆夏則五廟無大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
諸侯五

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

大祖始封之君王者之後不為

始封之君廟

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

三 大祖別子始爵者大傳曰別子為

士一廟

謂諸侯之

名曰官師者

庶人祭於寢

寢適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天子以下立

廟多少不同之事各隨文解之

此周至而已 正義

曰鄭氏之意天子立七廟唯謂周也鄭必知然者案禮緯
稽命諡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
殷五廟至子孫六鈞命決云唐堯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
禹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鄭
據此為說故謂七廟周制也周所以七者以文王武王受

命其廟不毀以爲二祧并始祖后稷及高祖以下親廟四故爲七也若王肅則以爲天子七廟者謂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廟爲二祧并始祖及親廟四爲七故聖證論謂鄭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爲數凡七廟者皆不稱周室禮器云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今使天子諸侯立廟並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禮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況其君臣乎又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及五世來孫則下及無親之孫而祭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穀梁傳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家語云子羔問尊卑立廟制孔子云禮天子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又云遠廟爲祧有二祧焉又儒者難鄭云祭法遠廟爲祧鄭注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違經正文鄭又云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便有三祧何得祭法云有二祧難鄭之義凡有數條大略如此不能具載鄭必爲

天子七廟唯周制者馬昭難王義云案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又引禮緯夏無大祖宗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武王則七廟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禮器云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又不享嘗豈禮也哉故漢侍中盧植說云二祧謂文武曾子問當七廟無虛主禮器天子七廟堂九尺王制七廟盧植云皆據周言也穀梁傳天子七廟尹更始說天子七廟據周也漢書韋玄成四十八人議皆云周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石渠論白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又張融謹案周禮守祧職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自大祖以下與文武及親廟四用七人姜嫄用一人適盡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人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故云以周禮孔子之言爲本穀梁說及小記爲枝葉韋玄成石渠論白虎通爲證驗七廟斥言玄說爲長是融中

鄭之意且天子七廟者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不得過五則此天子諸侯七五之異也王肅云君臣同制尊卑不別其義非也又王下祭廟五者非是別立殤廟七廟外親盡之祖禘禘猶當祀之而王肅云下祭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又非通論且家語云先儒以為肅之所作未足可依案周禮唯存后稷之廟不毀案昭七年傳云余敢忘高圉亞圉注云周人不毀其廟報祭之似高圉亞圉廟亦不毀者此是不合鄭說故馬融說云周人所報而不立廟 大祖至君廟 正義曰凡始封之君謂王之子弟封為諸侯為後世之大祖當此君之身不得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故諸侯不敢祖天子若有大功德王特命立之則可若魯有文王之廟鄭祖厲王是也魯非但得立文王之廟又立姜嫄之廟及魯公武公之廟并周公及親廟除文王廟外猶八廟也此皆有功德特賜非禮之正此始封君之子得立一廟始封六世之孫始五廟備也若異姓始封如大公之屬初封則得立五廟

從諸侯禮也云王者之後不為始封之君廟者以其始封之君非有功德唯因先代之後以封之不得為後世之大祖得立此君所出王者之廟必知然者以經傳無文云微子為宋之始祖故也而左傳云宋祖帝乙是也若二王之後郊天之時則得以遠代之祖配天而祭故禮運云祀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 大祖至亦然 正義曰此據諸侯之子始為卿大夫謂之別子者也是嫡夫人之次子或眾妾之子別異於正君繼父言之故云別子引大傳者證此大祖是別子也云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者此事凡有數條一是別子初雖身為大夫中間廢退至其遠世子孫始得爵命者則以為大祖別子不得為大祖也二是別子及子孫不得爵命者後世始得爵命自得為大祖三是全非諸侯子孫異姓為大夫者及他國之臣初來任為大夫者亦得為大祖故云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此摠包上三事如鄭志答趙商此王制所論皆殷制故云雖非別子亦得立大祖之廟若其周制別子始爵其後得立別子

為大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為大夫但立父祖曾祖三廟而已隨時而遷不得立始爵者為大祖故鄭荅趙商問祭法云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注非別子故知祖考無廟商案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注云大祖別子始爵者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二者不知所定鄭荅云祭法周禮王制之云或以夏殷雜不合周制是鄭以為殷周之別也鄭必知周制別子之後得立別子為大祖者以大傳云別子為祖繫之以姓而弗別繼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故知別子百世不遷為大祖也周既如此明殷不繫姓不綴食大傳又云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五世而昏姻可以通明五世之後不復繼於別子但始爵者則得為大祖也此大夫三廟者天子諸侯之大夫皆同知者以此及祭法歷陳天子諸侯即云大夫更不別云諸侯之大夫故知與天子大夫同也卿即大夫摠號故春秋殺卿經皆摠號大夫其三公即與諸侯同若附庸之君亦五廟故莊三年公羊

傳云紀季以鄫入于齊傳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又附庸得稱朝是與諸侯同 **注**謂諸至二廟 正義口案祭法云適士二廟今此云士一廟故知是諸侯之中士下士祭法云官師一廟故云名曰官師者鄭既云諸侯之中士下士一廟則天子之中士下士皆二廟也必知皆二廟者以其摠稱元士故昏義云八十一元士是不分別上下也鄭又知諸侯中士與下士同一廟者以祭法云適士二廟言適士則不得兼中下也 **注**寢適寢也 正義曰此庶人祭寢謂是庶人在官府史之屬及尋常庶人此祭謂薦物以其無廟故唯薦而已薦獻不可褻處故知適寢也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禘夏曰禘秋曰

嘗冬曰烝 **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禘以禘為殷祭詩小雅曰禘祠烝嘗于公先王

此周四時祭 宗廟之名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

五祀

五祀謂司命也中雷也門也行也厲也此祭謂大夫有地者其無地祭三耳

天子祭

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

其視

器之數

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魯人祭泰山晉人祭

河是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夏殷天子諸侯大夫四時祭宗廟及祭天地山川之事各隨文解之 春曰祫者

皇氏云祫薄也春物未成其祭品鮮薄也孫炎云祫者新菜可祫 夏曰禘者皇氏云禘者次第也夏時物雖未成

宜依時次第而祭之 秋曰嘗者白虎通云嘗者新穀熟而嘗之 冬曰烝者烝者衆也冬之時物成者衆孫炎云

烝進也進品物也 此蓋至之名 正義曰疑為夏殷之名者以其祭名與周不同故以為夏殷祭名其夏殷之

又無文故稱蓋以疑之此云春祫而郊特性云春禘者彼注云禘當為禴從此為正祭義曰春禘鄭注直云夏

殷禮不破禘字者以郊特牲已破禘為禴故於祭義略之

從可知也云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祫者案宗伯云以祠

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又知周以禘為殷祭者案公羊

傳云五年而再殷祭又春秋經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

是禘為殷祭殷猶大也謂五年一大祭引詩小雅者是文

王之詩天保之篇謂文王受命已改殷之祭名以夏祭之

禘改名曰祫而詩先言祫後祠者從便文嘗在烝下以韻

句也于公諸誓至不窋也先王謂后稷大王王季也 五祀至三耳 正義曰知五祀是司命中雷門行厲者案

祭法云王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諸侯五祀無戶竈自外與天子同明大夫五祀

與諸侯同明知是司命中雷門行厲也云此祭謂大夫有地者以其祭五祀與諸侯同故知大夫有采地者云其無地祭三耳者以祭法云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也鄭意以此及祭法俱是周禮有地者祭五無地者祭三案下曲禮大夫祭五祀謂戶竈中雷門行以為殷禮此大夫

五祀爲有地大夫五祀之神又別者以曲禮天子諸侯大夫皆祭五祀更無等差故以月令五祀當之摠爲殷禮此文天子云祭天地諸侯云祭社稷大夫云祭五祀既別爲尊卑之差故以周法解之 ⑤視視其牲器之數 正義曰案夏傳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鄭注云謂其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非謂尊卑案周禮上公饗餼九牢殽五牢饗禮九獻豆四十侯伯饗餼七牢殽四牢饗禮七獻豆三十有二子男饗餼五牢殽三牢饗禮五獻豆二十有四又五等諸侯膳皆大牢祭亦大牢簋皆十有二祭四望山川用毳冕鄭注禮器五獻祭謂祭四望山川也又侯伯無別三公與子男同今此王制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則三公尊於諸侯夏傳云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是伯與侯別今鄭注此云視視其牲器又注夏傳謂其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參驗上下並與周禮不同不可強解合之爲一此王制所陳多論夏殷之制夏傳所說又非周代之禮鄭之

所注者當據異代法也此經云四瀆視諸侯夏傳視諸侯之下云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則此諸侯謂是侯爵者不得摠爲五等諸侯 ⑥魯人至是也 正義曰知魯人祭泰山者以論語云季氏旅於泰山明魯君祭泰山至其僭之也又公羊云三望祭泰山河海是魯祭泰山但泰山是齊魯之界故齊亦祭之是以禮器云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禮器又云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是晉人祭河也

禮記正義卷第十七

